

走进竹州山

□ 叶子清

时光在穿越,汽车在奔驰。金秋时节,秋阳骄艳,秋风和佛。我们重走红军路,踏上闽东革命老区基点村——穆云畲族乡竹州山村,探寻当年中央闽浙赣省委、中共闽东特委、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宁寿县苏维埃政府、闽东竹州山村苏维埃政府的足迹。山路十八弯,蜿蜒的乡村道路,崇山峻岭,几乎让初次进山村的司机迷路。

有人称她“竹舟山”,村背一条从穆阳进村的山路,迂回曲折,高入云霄,村前一道山溪终日溪水长流,溪涧直落深谷,湍急的溪流,横断周宁往返“福安好穆阳”的步行之路,须用竹舟荡过小溪深涧,才能到达穆阳,故名曰竹舟山村。有人叫她“竹州山”,清朝乾隆年间,蓝姓先祖光秀公从穆云溪塔与寿宁迁居于此,发现这里山清水秀,山上万亩红竹林犹如一片竹洲,风景优美,便取村名“竹州山”。随后,雷、钟姓始祖亦相继到此肇基繁衍,至今230多年历史。

总有一种难于磨灭的记忆,总有一腔难于忘却的情怀。一经踏上福安这块红色土地,就被其旖旎风光所迷住,时刻萦绕在脑海里: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树木葱茏;红色畲寨边,古道阡陌,民居一新,古朴典雅。但见茶园层层叠叠,绽绿迷人,整洁的村道,庄严的畲族革命纪念碑,共同编织出竹州山的美丽容貌,焕发出畲村的蓬勃生机。

闽东最高峰白云山西南山麓的竹州山,是个纯畲族村,掩映在竹林海海中,其西、南面与周宁县接壤,北面毗邻晓阳镇首洋村,乃穆云畲族乡最边远的行政村,海拔高达600多米,远离福安市区50多公里,山高岭峻、林密草深,辖上竹州、下竹州、十二泡、三湾、曲坑、平峰山、石厝下7个自然村,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革命重要依托地,被誉为“闽东畲族革命的摇篮”。

这是块红色的热土,涓涓不息的穆阳溪水,铭记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烽火岁月,竹州山畲族同胞为闽东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走进竹州山畲族革命纪念馆,村党支部书记兰树祥乐当讲解员,向我们说起

那段可歌可泣而又悲壮的历史:“1933年,闽东革命先驱马立峰、詹如柏等人深入竹州山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中共组织与农会组织。尔后,叶飞、曾志、陈挺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中共闽东特委、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这里开展三年游击战争。竹州山群众与红军游击队并肩作战,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相继重建中共闽东特委、建立宁寿县苏维埃政府、闽东竹州山村苏维埃政府、红军枪枝修造厂、子弹再造厂、后方医院、土豪看守所等。

白云山肃穆,穆阳溪悲鸣。共和国永远记载着竹州山畲族人民的英勇事迹,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兵围剿竹州山,全村遭受敌人火烧三天三夜,数千亩原始森林和上竹州、下竹州两个村落被烧成灰烬,四个自然村房屋遭受严重破坏,葛藤弯自然村被灭绝,宁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日住等7位同志壮烈牺牲,202位群众惨遭杀害,占据全村人口50%以上。竹州山畲族人民为保护红军完成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代价。叶飞同志曾高度评价:“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年代,畲族人民作用很大。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诚;第二,最团结。”



“白云山头云屹立,白云山下心声泣。”我们怀着肃静的心情,迈着沉静的脚步,来到庄严的竹洲山畲族纪念碑前,凝视畲族山鹰钟日柱铜像。钟日柱1892年,出生于穆云畲族乡下竹洲村的一户畲族贫民家庭。1933年,闽东革命者马立峰、詹如柏深入竹州山宣传革命道理,他受教育投身“五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和分田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宁寿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钟日柱担任主席,他积极配合县委书记倪英峰,开辟以竹州山地区为中心的宁寿革命根据地,把该县13个区、37个乡、300余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并开辟秘密交通线,建立赤卫队,创办兵工修械厂和红军后方医院,使竹州山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党的三个重要依托地之一。

1937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二),敌人趁过春节突袭下竹洲村,为掩护群众转移,钟日柱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钟日柱进行残酷审讯,甚至挖出眼球、烙得体无完肤,也无法从这位铮铮铁汉嘴里得到任何情报。1937年3月29日,畲族山鹰钟日柱被残暴的敌人砍下头颅,用铁丝串通耳孔悬挂在咸竹湾村口“示众”,壮烈牺牲,年仅45岁。

青山不老,绿水环绕。竹州山畲族人民始终秉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推进乡村振兴不懈努力。如今的竹州山村,早已旧貌换新颜,犹如凤凰展翅飞翔。我相信老区人民一定会用勤劳的双手,在这块红色热土上,描绘出更加绚烂的图画。



后洋的深秋辽阔。我身后一株硕大的柿子树泛着涟漪透出乡间的淳朴与成熟

极少出现在我诗里的柿子,红了乘着晌午的光阴,把一粒粒汉字延伸的诗意递过来

我手里接住的这只柿子颜色好看,知青纪念馆就在一旁暗示岁月蹉跎,让记忆缓缓归来

独自发呆,身后的野雀静寂中划出啼叫,拧些凉意手里的柿子,多了一份难舍的情愫

再见了,后洋很难从一只柿子红就打开你你像是一部书,乡风乡情已然浅露

浅冬

□ 远山

阡陌,在寒风剥削下渐渐消瘦下来一只土拨鼠正在储备越冬的粮草嘴上叼着的枯草茎还保存着一朵菊的体温

窝棚内,一股旱烟味随几粒咳嗽声蔓延到田间地头仿佛也急于找寻御寒的偏方

几垄大白菜明显有被霜打过的痕迹它们想赶在入窖前多攒一些天地灵气凭借蛰伏,催生主人心尖上的那一抹绿

还好,庄稼人惜春像冬眠后的泉水叮咚比石鳞声起得早一些

想饱餐古井文化,了解古井前世今生,就到大留村去吧。

大留位于赛江西岸,五代后唐开基,迄今已有1150多年历史,是我省首批“千年古村落”,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丰富。单就古井来说,方圆不到5平方公里的村庄,就分布着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年代不同的古井50多口。随意漫步在大留街巷,或涉足老宅,都会有一眼幽深的古井直视你,向你诉说岁月的沧桑和过往,无怪乎被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墨客赞誉为“八闽古井第一村”。

该村文化名人刘昌荣介绍,全村有据可查的古井56口,其中,宋代4口、元代1口、清代35口、近代16口。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宏大的,当属建于北宋年间的张公井。井身圆形,青砖砌筑,井面直径1.5米、深4米。井栏用六块褐色花岗岩块以榫卯结构拼接成六角形,阴阳两面均刻文字,记载古井由来。古时候井边建有避雨亭,如今废弃,只剩一个石质大水箩。古井历经千年,但排水沟等配套设施依然完好。他感慨,宋井沿用至今,实属罕见。

大留古井不仅数量繁多、历史悠久,而且它们造型都十分独特,有圆形、方形、三角形、六角形、半月形等,制作工艺也极为考究。印象深刻的,除了张公井,还有凿于1778年的龙泉井。井身圆形,鹅卵石堆砌而

成,井沿青石铺就,井栏用两块大青石拼接成圆形,半米多高。外侧,一面竖刻着繁体大字“开创龙泉井”和繁体小字“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十一月甲申日”,以及建造人落款;另一侧,横刻着“大留”二字。石刻字迹清晰,形体古拙,线条飘逸,吸引了不少书法爱好者。半月井也让我大开眼界。它处在一处老房子里,依墙而建,井栏呈半圆形,精致美观,不占空间。

大留古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传说众多、故事感人。作为“井王”的张公井,自然丰富。据说,漂泊异乡、旅居海外的村民,一旦踏上家乡土地,必先拜谒张公井,然后才回家里。村里红白事,都必须到张公井请水。尤其逝者,只有请张公井的水沐浴,灵魂才能安息。

张公井还是革命圣地。上世纪30年代,在党的领导下,福安土地革命风起云涌,各地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1934年7月21日晚,大留村苏维埃政府召开会议,因消息走漏,被敌人袭击。时任村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的张旺其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为保护花名册不落敌手,他乘夜色潜入张公井,最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用张公井的水为自己红色灵魂做了最后一次“沐浴”。据了解,

大留古井

□ 周宗飞

该村烈士达21位。茶井传说也很动人。该井建于北宋,重修于元代,为大留现存5口宋井之一。相传宋时,大留青年张泳以耕读传家,专心钻研濂洛之学,并设帐课徒、传授义理,还在家乡种茶、制茶、售茶,声名远播。庆元年间,朱熹避伪学流寓长溪前来拜访,张泳挽留大师为乡人传道解惑。一时间,各路学者云集大留品茗论道。茶香四溢中,大家纷纷夸奖张泳茶技和茶艺。张泳则谦虚,直说是井水上乘。朱熹闻言,对张泳愈加赏识,欣然手书“茶井”二字相赠,碑刻至今犹存。

大留村还有酒井故事、情人井传说,并且有喝了会发财的元宝井、敬了会送子的观音井、教人孝敬长辈的孝悌井,以及元朝大留人傅贵卿揭竿起义时留下的义军井等美丽传说,不一而足。这些传说,要么鞭挞丑恶、歌颂善良,要么传扬正道、寄寓美好愿望,负载着大留人对家乡古井、乡土情怀、历史印记的钟爱和礼赞。

大留古井为何这么多?刘昌荣介绍,大留地处丘陵,地表淡水缺乏,地下水却很丰富。自古以来,大留人建房,都要先挖水井,然后依井动工。村落分布、房屋坐向,均随

井走,东西南北不论,始被称为“八卦”风水宝地。

罗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雅梅女士告诉笔者,为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闽东之光”,街道正组织地方文化能人对古井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同时,对相对集中、工艺精湛、独具特色的古井及周边设施进行修缮,拟以特色古井为主线,串联耕读文化、理学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打造“八闽古井第一村”文旅研学基地,为繁荣地方经济社会服务。

离开大留,夕阳正西下。村民已围坐在金辉映照的古井旁,开始享受傍晚的宁静与惬意。我再次情不自禁地走近古井,对视她深邃的明眸,感受她千百年来对这片土地的奉献与祝福。愿古井永远年轻,守护着大留;也愿大留子孙能永远惦念古井、热爱古井。

